

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乌托邦

——加尔布雷思“新社会主义”批判

傅 殷 才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资本主义“质变”理论,编造了各式各样的乌托邦,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托弗勒的“超工业社会”,布热津斯基的“技术社会”,鲍尔丁的“后文明社会”,达列多夫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利赫特海姆的“后资产阶级社会”,克勒的“多维社会”,等等。它们都企图证明,现代社会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大公司,在科学技术革命进程中能够解决自己的所有社会问题和一切矛盾。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共同点在于都编造了现代垄断资产阶级乌托邦,用科学技术革命来偷换社会主义革命。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以及稍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新社会主义”,在为现代垄断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认为,对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进行分析批判,基本上可以揭示出所有现代垄断资产阶级乌托邦的主要内容和实质。

一、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

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那些乌托邦的编造者,都是垄断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虽然以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经济学批评者的面目出现,但他始终也是垄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忠诚捍卫者和辩护士。这不仅因为他先后担任过美国物价管理局副局长、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团长、美国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等重要政府职务,为垄断资产阶级立下了汗马功劳,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全部经济著作都是为垄断资产阶级出谋划策,为垄断资本辩护的。

早在1952年,加尔布雷思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重要代表作《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这本著作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为数不多的企业(即寡头)。它们具有一定的垄断权力,能够控制价格,从而获得一定程度的垄断利润,但同时不得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不过,受损害的买者(例如消费者)或卖者(例如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损害,可以发展“抗衡力量”,以“抑制”或“抵销”大企业的垄断权力,并分享它们的一部分垄断利润。所谓抗衡力量是指工会、合作组织和连锁商店、邻近部门的或新出现的联合公司。加尔布雷思不仅把“抗衡力量”看作垄断资本主义自动调节的力量,而且认为垄断组织的存在对社会说来是一种幸福,是值得欢迎和赞美的事情。他指责美国资产阶级对托拉斯和康采恩的“进步”作用估计不足,千方百计企图证明垄断组织是技术进步的体现者和推动者,公然写道:“仁慈的天命大概使由几个大公司构成的现代工业成了推动技术革新的绝妙工具。”^①

1958年,加尔布雷思出版了他的另一部重要代表作《丰裕社会》。这一著作中,他歪曲现代美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把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美国称之为“丰裕社会”,闭口不谈或否认美国的严重经济危机、企业开工不足、失业问题严重、贫富极端不均、人民大众处于艰难竭蹶

之中等等事实，胡说什么多数人的贫困业已变为比较少数人的贫困，成了“个别贫困”和丰裕社会中的“贫困岛屿”。而且，这一点贫困也不是垄断资本的统治所造成的，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罪恶的结果。

1967年，加尔布雷思又出版了一部重要著作《新工业国》。在这本著作中，除继续把美国美化为“丰裕社会”以外，还认为它已经成为“工业社会”，或所谓“新工业国”了。在加尔布雷思看来，“新工业国”的基础是大公司（实际上是垄断组织）。在大公司中，“权力”已经从资本家手中转到科学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手中，不再以追求最大限度利润作为目标，而以“稳定”、“增长”和“技术兴趣”作为企业的主要目标了，因此，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反映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此外，加尔布雷思还给“新工业国”添加了一系列新的特征，如国家的经济积极性大为加强，经济计划化，大公司同国家溶合，等等。可见，在《新工业国》这本书中，加尔布雷思对垄断资本的辩护是更加全面了，

1973年，加尔布雷思又出版了他的最重要的代表作《经济学和公共目标》。这一著作集中了他以前发表过的主要论点，并加以系统化，可以说最集中、最全面地反映了加尔布雷思理论的要点和特征。不仅如此，这本书还提出了所谓“新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的改良方案，“发展”和“完善”了垄断资本辩护理论。加尔布雷思社会乌托邦的产生，是他的经济理论不断演变的结果，是由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决定的，决不是偶然的。

二、所谓“新社会主义”

在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一书问世数年以后，就已表明社会经济过程完全不是按照“新工业国”理论所阐述的那样发展。在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即所谓“新工业国”里，仍然是生产无政府状态，经济危机更加严重，“停滞——膨胀”长期并存，各大公司无限制地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社会阶级矛盾愈来愈尖锐，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不稳定。这种情况使得加尔布雷思不得不在其新的著作《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中加以考虑，对自己的理论加以修改和补充。加尔布雷思事实上不由自主地承认了所谓“新工业国”的破产，不得不承认美国社会不单纯由“工业系统”所组成，与之并存的还有所谓“市场系统”，在这两个系统中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加尔布雷思就是用这些矛盾来说明现代资本主义危机过程的许多现象，并以克服这些矛盾为己任，提出了所谓“新社会主义”。

在加尔布雷思看来，现代美国社会由“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所组成。这就是加尔布雷思说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单一的模式，而是“二元系统”模式。

所谓“计划系统”，由一千家左右大公司组成，它有计划地进行经营，实行计划生产和计划销售，拥有操纵价格的权力；它消灭了贫困，已不存在阶级对立，其权力掌握在技术和管理人员手中，公司的目标不是最大限度利润而是稳定和增长，生产者主权代替了消费者主权，等等。加尔布雷思尽量往“计划系统”上贴金，把一系列“优点”横加在垄断组织身上。

所谓“市场系统”，大约由一千二百万个较小商号（包括三百万个农场、近三百万个服务性企业、二百万个零售店、九十万个建筑业、几十万个小型制造业、等等）所组成。它的特点是使用比较简陋的技术，市场关系占统治。这些较小商号力量单薄，无权控制价格，无法支配消费者，受市场力量支配。加尔布雷思指出了“市场系统”的许多“缺点”，表示同情它的处境。

加尔布雷思认为，两个系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是互相依赖、互相联系的，二者不断发生交换关系。在交换关系中，双方的权力和所处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他指出：“在这种关系中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极其明显的。市场系统于买进时，在价格上显然不能不服从计划系统的规

定。市场系统出售其产品和劳务时，其中的一个很大部分，其价格不是由它自己控制的，实际上不得不屈服于市场系统的市场力量之下。”^②显然，这样的交换对市场系统是十分不利的，两个系统权力和地位的不平等，必然造成收入的不平等。“计划系统参与者的收入将比较可靠和有利，市场系统中的那些人则情况相反。”^③加尔布雷思由此得出结论：“市场系统”受“计划系统”的盘剥，这正如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受发达国家的盘剥一样。他并且认为，两个系统权力和收入不平等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给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严重危害。这两个系统的对立是现代美国社会的基本冲突，是一切弊病的根源。在这里，加尔布雷思企图用两个系统的矛盾来否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抹煞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一切主要过程的基本经济规律——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性与其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其庸俗性是十分明显的。

在加尔布雷思看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提高市场系统的地位和增加它的权力，抑制计划系统的权力和消除它对市场系统的剥削，使两个系统的权力和收入均等化，就可以达到“新社会主义”。加尔布雷思写道：“首先需要积极提高市场系统的权力和能力，提高它与计划系统相对下的发展程度，从而从这一方开始，缩减这两个系统之间在发展方面一贯存在的不均衡状态。这里应采取的步骤是，从事缩减两个系统收益的不均等，提高市场系统的谈判力量，减少计划系统对它的剥削。我们把这个叫作‘新社会主义’。”^④

原来，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不过是要克服或缓和“两个系统”之间的冲突，就是说，企图解决垄断组织与非垄断组织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能看到这个矛盾是并不奇怪的。列宁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已指出，“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现在已经是垄断者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组织、不屈服于垄断组织的压迫和摆布的企业了。”^⑤当前问题更加严重了，远远不是加尔布雷思所轻描淡写的那样。令人惊奇的是，加尔布雷思把解决垄断组织与非垄断组织之间矛盾的空想，居然冒称为“新社会主义”！

三、乌托邦改良方案

在加尔布雷思看来，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实行何种措施，依靠谁才能达到“新社会主义”呢？

首先，加尔布雷思主张采取的方法是通常的资产阶级改良方法。他在《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中专门用了一篇谈改革理论，并恳请读者不要半途而废，阅读完他提出的“应当怎么办的问题”。但他又生怕引起误解，预先声明说：“不管怎么样，我是个改革论者，不是个革命论者。”^⑥加尔布雷思否定阶级斗争及其尖锐化的可能性，提出了阶级斗争缓和和劳资阶级消失的理论。他写道：“我们已经看到，近年来由于专家组合已经把工资和其他要求让给工会来处理，并且还能够把工资成本转嫁到价格上去，于是劳资间的冲突大大地趋于缓和。”^⑦并且断言，随着收入的增长和消费规模的扩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已不再感到自己是被剥削的阶级，而与资本主义社会溶合为一体了。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已经改变，阶级意识已经消失，“工人在很大程度上同意公司的目标”，革命斗争完全没有必要了。

但大家知道，现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不仅仅在工资方面，虽然由于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使工资问题十分尖锐，问题还在于存在社会不平等、大批失业、千百万贫穷者，以及保健、教育、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当前，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不是趋于消失，而是更加深刻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和绝大多数居民

之间的对抗更加尖锐，是他们对劳动者的剥削进一步加剧。加尔布雷思所以得出上述错误看法，一方面，由于他混淆了工会一般会员和黄色工会的反动领袖，的确，这些工会头目待遇优厚，地位特殊，已与垄断资本溶为一体了；另一方面，由于他忽视或歪曲了罢工斗争的意义，只看到工会与公司关于工资的协议以及公司的某些让步。

其次，加尔布雷思主张采取的措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政策的界限。实际上，他是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冒充为社会主义，只不过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企图稍为限制垄断资本的权力，主张政府增加若干“福利措施”，扩大小企业主的收入（包括剥削工人的收入）而已。这些措施，不是有利于资产阶级，就是无法实现的。

加尔布雷思认为：“对现代经济社会的改革，应当是直接从经济病态的诊断而来。”^⑧这个论点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病态的诊断是错误的，因此所开出的最好也只能是止痛剂这类药方，根本无法医治资本主义的痼疾，而对广大劳动群众来说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可能诱使他们脱离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下面我们来看看加尔布雷思所提出的一些重要措施：

（一）加尔布雷思主张实行累进收入税率，以消除收入不均等。他指出：“要通过温和的手段在计划系统中达到较大程度的均等，累进税制还是不可少的。”^⑨主张通过国家保证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有一定年收入，主张男女同工同酬，“对于不同薪金等级的妇女，其报酬应与全体各该级工作人员的报酬相一致。”^⑩主张建立幼儿园和托儿所，让更多的妇女成为雇工，以增加收入。主张各民族工人的工资不受歧视，等等。可见，加尔布雷思把收入的“公正分配”当成了“新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

乍看起来，加尔布雷思的这些政策主张颇有点“激进”。如果在主张革命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提出这些要求，无疑是进步的。但在保持垄断资本的统治，不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条件下，收入均等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垄断组织对非垄断企业和小生产者进行排挤和打击，使其濒于破产，或者将其一大部分剩余价值或收入攫为己有，是由于垄断组织占有基本生产资料，凭借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在市场上居于支配地位。企图使非垄断组织和小生产者获得与垄断组织等同的收入，纯粹是骗人的痴想。当前，美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根源，同样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在于生产资料占有和分配的不平等。无论国家采取何种措施，都不可能使收入均等化，因为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进行统治和剥削的工具。所谓累进税制同样是为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服务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⑪资产阶级总是想尽各种办法（直接的和间接的）把税收负担加在劳动人民身上，而绝不是把收入从富者转交给贫者达到收入的均等化。

（二）加尔布雷思还建议采取下列各方面措施：同环境污染作斗争，国家为了社会利益而非为了“计划系统”的拨款，反对通货膨胀（即物价上涨），保证各部门协调发展。

实际上，这些措施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毫无二致。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生存，可能采取某些措施防止环境进一步污染，但资产阶级是唯利是图的，不惜牺牲环境的舒适和人体的健康，不惜把地球啃光，否则，它们就不能赚取利润。尽管加尔布雷思往国家增加拨款，扩大投资上贴上为了社会利益的标签，但由于国家是垄断资本的工具，它必然只是保证垄断资本企业享有优惠条件，通过国家预算资金来为垄断资产阶级谋利益。政府的大量拨款，必然同时加重人民的租税负担，注定要引起巨额财政赤字，而赤字财政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通货膨胀。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根本不能保证各部门协调发展。

(三)加尔布雷思提出的改良措施中很重要的一项是最大公司的国有化,首先是军事工业公司的国有化。加尔布雷思是反对经济军事化和军国主义的,这当然值得称道,但把反对经济军事化归结为军事工业公司的国有化,并把它称之为“新社会主义”,就不足取了。大家知道,“现代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在实质上总是资本家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集体的资本家。它愈是把生产力更多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它就愈益完全地转为集体的资本家,愈益剥削更多的国民。工人还是雇佣工人,无产者。资本主义关系没有被消灭,反而达到了极点,达到了顶点。”^⑫

最后,加尔布雷思认为只有依靠国家和科学教育界才能达到“新社会主义”。他认为,达到“新社会主义”的目标主要靠国家的立法和管理,在美国,科学教育界能担负起“社会革新”的政治重任。

我们已经指出,所谓“新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当然只有依靠资产阶级的国家来实行。凯恩斯主义者也是一直主张国家垄断调节的,不过从来不把它叫做社会主义而已。如果主张的是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必需依靠无产阶级,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然后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剥夺剥夺者,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至于科学教育界,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专家、学者、教育家、科技人员等)并不是经济上独立的阶级,因而不代表任何独立的政治力量。由于他们受垄断资本的剥削和压迫,有可能成为反垄断资本的积极社会力量,但只有当他们与工人相结合,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

四、现代垄断资产阶级乌托邦的实质

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不过是现代垄断资产阶级乌托邦之一。综观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乌托邦,其实质可以归结为: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中出现了新的变化,垄断资本主义已经或正在发展成为最美好最理想的社会,即使有弊病,也是可以消除的,用不着革命。

首先,当代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替垄断资本辩护,不得不注意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条件。战后以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社会生活各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乃夸大科学技术的作用,把它看作决定经济发展性质的独立力量,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把社会发展看作科学技术发展的自然过程,把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描述为向某种新社会的演进。加尔布雷思就是把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道路看作是向“新工业国”转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技术进步起决定性作用。贝尔同样采取加尔布雷思的手法,借口科技进步和服务领域(包括科学)占就业人口的大多数,硬说西方经济不是以工业为基础,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的第一阶段。托弗勒则断言,科技革命是“工业社会”向“超工业社会”转化的基础,甚至把科技革命叫作“超工业革命”。布热津斯基把美国社会向“新时代”的过渡或“第三次美国革命”,同控制论和电子学联系起来,认为美国已经成为“技术社会”,等等。

由此可见,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方面正视科学技术革命引起的变化,企图反映最新的现实情况,另一方面又不能在本质联系的研究道路上前进一步,得出完全反科学的结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来说,也不能不是这样,因为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激化和阶级斗争的加剧,使得它进一步掩盖现实的阶级关系,完全放弃生产关系内部联系的研究。

其次,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竭力美化垄断资本主义,把他们构想的乌托邦乔装打扮成

最美好最理想的社会。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特点是:(一)产品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化,(二)专业与技术人员处于主导地位,(三)理论知识具有首要意义,(四)对技术、经济发展进行规划和控制,(五)创造新的“智力技术”。在贝尔看来,“后工业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在这个社会中,私有制逐渐丧失作用,社会矛盾已经消除;异化和非人格化的倾向正在克服。托弗勒则竭力使人相信,“超工业社会”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而是“完全新的社会”。^⑬在这个社会中,物质财富的所有制已失去意义,经济活动的目标与以前的根本不同,现在是“后经济”目标,阶级差别日渐消失,阶级斗争已经停止。他写道:“超工业革命将结束饥饿、疾病、愚昧和残暴行为”,超工业主义“将为发展个性,为新的感受和高兴提供新的机会;它使生活变得格外美好,有极大的可能性使人人兴旺发达。”^⑭托弗勒声称,西方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已经进入“超工业社会”的初期阶段。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加尔布雷思对“新工业国”极尽粉饰和赞美之能事,不同的是,他以垄断组织批评者的面目出现。实际上,他只不过指出了两个系统权力不平等,对无伤大雅的某些弊端进行了抨击而已。因此,那种以为加尔布雷思具有反垄断倾向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最后,现代垄断资产阶级乌托邦“理论”,都是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的。大家知道,加尔布雷思是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鼓吹“结构改革”,反对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推翻资产阶级政治统治。贝尔同样借口科技革命引起的工人阶级队伍的某些变化,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他公然写道:“不一定如马克思所说的,新社会制度必然从旧制度‘孵化’出来……后工业社会的根基,应在科学对生产的影响中寻找……科学作为半独立的力量正在使资本主义消失。”^⑮托弗勒也反对用革命方法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毫无根据地说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不愿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他写道:“在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劳动大众对用一种所有制形式代替另一种所有制形式的政治革命,是漠不关心的。”^⑯

总之,现代垄断资产阶级乌托邦的编造者竭力宣扬改良,反对革命。他们希望(或者硬要别人也希望),科技革命本身会完成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成的任务。所有现代乌托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用科技革命代替社会主义革命。

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改良的斗争,列宁就曾经说过:“我们应当支持任何的改善,支持群众状况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真正改善。我们同改良主义者……的区别,并不在于我们反对改良,他们赞成改良。完全不是这样。”^⑰但列宁特别强调指出:“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⑱加尔布雷思和其他现代垄断资产阶级乌托邦编造者都认为,没有阶级斗争,他们所主张的改良方案也是可能实现的。这些改良方案的空想性,正突出地表现在这里。

注释:

① 加尔布雷思:《美国资本会议:抗衡力量的概念》,波士顿,1952年,第91页。

②③④⑥⑦⑧⑨⑩ 加尔布雷思:《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6、56、217—218、7、163、211、265、232页

⑤ 《列宁选集》第2卷,第748、749页。

⑪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318页。

⑬⑭⑯ 托弗勒:《未来的震惊》,纽约,1971年,第185、187、475页。

⑮ 贝尔:《即将来临的后工业社会:一个大胆的社会预想》,纽约,1973年,第378页。

⑰⑱ 《列宁全集》第23卷,第159、276页。